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四 七樂

學 郡縣學三十

蒲陽志黃公度撰興化府學記 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
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為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顧者莆之
為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
滋有司病其隘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腐蠹漫漶摧壓略盡紹興十有九
年永嘉徐君士龍來居師席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諸生告以今國家
稽古禮賢崇飭學校之意復白其狀于鄣使者鮑公廷祖得金錢一千三
百萬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閏月六吉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生之館
今茲東廟西學俾祇祠肄業異焉凡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
以閱御書後有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甃石瀦水約諸侯類宮之
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傳以庫藏庖福為屋凡四百八十間復推其餘
為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既乃
合三縣生貢並日迎賓陳僕介百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文於公度以識

其成公度曰昔者吾夫子一旅人耳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龍龜之宮而無媿者以斯文所托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時於吾夫子者則群居於此亦庶乎其無媿矣新而救故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焉知久而不復救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已者遺于人行於今者遺于後其可也西京文翁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下跡趙張翼賁輩平盜賊理獄訟課農桑未免爲俗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猶以君冷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爲如文翁詎可量哉淳熙四年丰熒於火五年知軍事汪作礪因其舊而加葺之紹熙二年知軍事趙彥勵重修有記王遵撰重修學記毗陵張侯之治蒲也下車之明日今於學曰蒲壤墜編小賊入薄不敵江浙一大戶而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韵士爲中州冠吾聞泮宮養士多而廩稍少突不黔者累月吾將爲爾士績食焉主計以其經費闕若干未告籍既上於是捐金錢二十萬濟其之已而曰是苟紆目前耳如來者之不可繼何會吏白有廢利曰崇福歲租餘三百斛例以供浮費於是又割其田相學度閭三朔范學見諸生有聲于列者曰先生辱脫袿佩塵矣亦知十三齋旁風上雨之不可居乎蓋諸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計。今又一戊戌矣。而復大修之。豈亦有關於氣數乎。侯名友文。靖之元孫。係齋之孫。嗜學好修。趨向近正。刊艾軒係齋文集。以惠邦人。凡事開雅道。者。為之忘倦。諸主賓侯之像而祠之。申告後人。有引勿替。嘉熙己亥。正月。上元日。記。林選撰仙遊縣軍學錢糧記。趙侯茲來家。跡其邦。子弟視其民。民不忍欺。訟以哀息。既乃月一昧學。登諸生課。其所業以勸獎之。又為繕其居之宮室。飭其祭之器服。以新之。爰有廢寺。計田園凡三十八頃。九十元畝。有奇。歲入為租。緡九十餘。穀麥一千六百有二碩。遂悉以歸學。而官為代其輸賦。財計既充。百廢具舉。文物改觀。三邑人士風動。以不得升堂揖遜為耻矣。迨惟曩時。春秋以試。補弟子員。新舊相仍之交。較庖膳者。備月鼓。苟未游。縣合忽離。弗寧于居。青青子衿。在彼城闕。夫誰執其咎。而為政者。漫不經意。間有自好。不過捐郡帑。以補助紓。一時財可矣。而不可統患矣。而非政也。厥今緡徒如林。在在占膏腴。以自奉。而郡養數百士。幾不能自給。漕厠積香。必芬撲鼻。而士不厭瑩鹽。嘗竊為有位者羞之。縱未能易彼而從此也。姑因彼之廢。贊此之興。曷不可乎。君子謂是舉也。率掌於目前。文法之議。則却而不能為。震搖於身後。禍福之說。則躡而不敢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行之。推此心也。用夏變夷。昌吾道於天下。不為難也。

甫之來學者。今當益盛。侯之仁學者。亦益以無窮。將息而脩藏。川泳而雲飛。可不知所自哉。選適分教。是邦樂侯育士之誠。且大懼弗稱。屬諸生謀刻石紀事。以其意來白。選曰。是不可不書也。今惟閭閻之匪易。非有以垂不朽。歲月深長。漫無所考。馴致欺弊。使侯之大惠不沾方來。特誰諉邪。此一宜書。有如此時。主負轉盛。歲入不增。復以匱告。苟有意於為善。誠考其顛末。祖侯之遺意而推廣之。不亦懿乎。此二宜書。侯於此邦。若與梁以濟涉。水門以利灌溉。亭傳以便往來。興廢補救。以次脩飭。而闢名教繁政。體則未有重於學者。選與學者之榮也。此三宜書。用是不敢以固陋辭。侯名彥。廬字懋訓。曆官所至有聲。諸司再以治行聞于朝矣。所有學司歲入之數。詳具于后。又張邦用撰記。皇朝長育人材。由咸均達于侯。泮制有等差。而崇勵之義一也。然成均月有試。歲有升。錄累而上。則告于朝。爵命之。是以有志之士。不遠千里。肄業其中。星霜屢易。而不肯捨。故教法為易行。若侯泮。自三舍之法廢。任進之途堙。已難格以紀律。矧甫為衣冠俊秀之數。後進之士。如川方壩。而學計反艱於昔。校官雖以私淑為心。拘於庖廩之不繼。則學政有所不盡舉。故教法之行也為難。今寺丞天台王公奮自天子之學。魁擢客者。前列昕庭。天子召而領袖成均。其惠天下士多

矣。無何晉武農扈出守是邦。以經術儒雅整齊吏事。未幾而政成慨然以學校為風教之本。凡晉人所未能行者。必為之。經理堂殿門廡。年深榮損。首捐金以輯之。觀瞻煥然一新。夾際先生鄭公艾軒先生林公高風往躅。可敬可尊。乃訪厥後得其遺像。創祠于學。繪而祀之。俾數十年廢缺之典。森然在人耳目。邦用一日承公命。以學無大小而法教則一。郡泮之矩矱。雖循習滋久。獨不可倣成均而修之乎。退而論諸士徒僉曰。雖舊士蒙養舊矣。而義壯翹穎日茂。歲殷由廩膳未裕。則升堂橫講之外。蔑其時游息。往往難盡拘以成均之制。邦用恐虛公之美意。遂畧舉其梗槩。晨入學。則書其門。稽顙止宿。則優其考選。由是矜佩綢繆如絃誦紛如。未歌未游。漸洗其故習。公知教法可以次行也。遂介浮圖之不濟者。願曰永寧。有田一十頃。有奇。歲入租穀千斛。以濟學計之不足。鄭子充撰記。前學比年以未主員日眾。而歲屢不登。主計者以匱告。事事省嗇。庖廩猶不繼。使人寬裕容博之意。不待少施。是豈初心然哉。雖然。古者曰教。曰養。各有所司。財用之豐耗。廩餼之出入。皆非教士者之責。移其訓導之心。而皇皇然為終歲不給之慮。吁可歎也已。扶擇真禮事。通守王公時攝郡事。從容語及學計。知無贏餘。慨然曰。是非所宜緩者。隨以仙遊。因果廢利之田二頃四十七

畝三十七步有奇。園四十五畝二步有奇。山九頃六十三畝二角三步。產錢五百三百八十三文三分。歲收租穀三百斛。膳之語傳士氣斯奮。津津相告謂公之攝事不旬月而能為學校千百年之地計其歲入輸于郡不足以捐公帑之毫芒。推之學而使教士者得以盡其職其益宏矣。張如愚撰記。前學養士甚盛而學稍善偷淳熙以來郡輟四廢利之祖以贖介介如也。况侵削之蠹乎。齋有夫備使令也。彼不憚於役者利吾有以給之也。初郡遣禁兵剽負充之身役于學廩給于郡彼此俱便。久而轉移於他役之抽差或更代之不時與疲老之不勝任。學舍憚於陳乞之數遂聽其去而自顧募焉。募之誠便矣。抑有大不便者。仰給于郡其給也不常。將取辦於學欲辦而安出處之無策。議曰置若輩將為士子役無已分其所以養士者養之循襲浸久旬日之內裁削一半彼不得不取此不得不與。駸駸子賦權與之嗟前後屢議輒寢郡侯宗丞溫陵曾公用虎。舊游上庠董教每語如愚學校事有當為者盡言之。一日偕諸生以前事請訴。慨然垂聽通守永嘉趙公汝駒贊其決。初議捐金以助應非久計。再議增廢利租又不可乃議籍其見執役者一十三名補廂軍剽負不許抽差有缺聽學自易置其贖給已久廢今漸復舊規而區處尤嘉善自此侵蠹可

少幸。異時有推廣是意而增益之。又將拜公忠於無窮矣。顧若愚撰記
首為郡。帶山附海。陂雙溪以既竭。為六十泄。以注諸海。壕塘
其一也。其後更為五斗門以殺水。諸泄漸堙而為田。乾淳間。悉以歸諸壩。
然夏漲之浸。涵秋濤之冒。浸蟻穴弗室。隄潰莫支。壕塘實受衆流。去海尤
近。潮汐往來。觴噓衝射。日積一日。補苴之力。弗加歲在。癸未。秋潦驟至。一
夕盡決。風潮乘之。匯而為淵。水去其性。農廢其業。三數年間。隄防蕩然。倉
鍾屢興。公私為之俱困。丁亥之秋。寺丞龍圖陳公。安乃以所辭俸錢八十
萬為之倡。通守陳侯振孫贊之。涉冬而內隄成。始議築抵海長圍。更擇浮
屠氏之有智計者。任其事。然後鉅費夥。不復已。聽其稱貸。約後五年收其
租。入以三分之一歸于學。則與巨室共之矣。夫鄰之厚君之薄也。不可以
不復。顧學廩僅足安符。餘力及此乎。會廬陵楊侯夢信。棘國子監丞來
守是邦。鞭朴不試。與民並生。其知教化先務矣。一日鈴閣從容。語及學政。
若愚避席曰。莫非政也。惟壕塘之田。未盡復。譬諸先疇。為他人有。其子孫
豈能食息。女乎。侯慨然曰。郡計雖有限。止百費方殷。然於學校。不當靳。遂
出公帑錢三十萬。諸生復請于出納之司存。那允養士錢三十萬。以益之。
而田乃歸。然從矜肘見。不虞廩廩之弗繼也。侯聞之。又捐三十萬。而用益。

好。惟侯天資豐稟。待僚屬如子弟。右禮下士。戶庭垣堦。有前輩風節。清
苦未嘗一毫妄取。妄費。而獨拳拳為廩士計如此。諸生德侯之深。屬若愚
誌。顧末若愚聞諸耆老。前學有田。舊矣。諸水泄隸焉。則自太守潘公時始
然隄之中潰也。徵陳公首捐金錢。以相是役。則難以復其舊。迨隄之既成
也。非楊侯再斥郡。節以償其貸。則難以復其全。况昔之守前。輟公府之
儲。以佐學。稍者多矣。其忠止於一時。孰興是舉。遺肅士無窮之仁耶。陳選
江湖長。翁集興化縣。移建學記。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秋隘。顧傾
訪得舊址。規復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為門為齋。庖庫井垣。甚
備。而園巨。湖快。帶軒豁。曠爽。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與其費。工取於游手
之募。民不知其勞。又藉義田為養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
為之言曰。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逮乎下也。蓋深民治於人
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為士。孰使然而刑驅威制。必欲不吾敢犯。果
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為公卿大
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被。其奇袤好利之念。是立之學。京
師為太學。諸侯為類宮。固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
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

人刺于衿挑達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枝強鄰大邦其民愛
君效死而不畔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成康盛時可知皇家
以文治凡山區海濱百家之聚無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
雖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恪易治茲
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異而士之才彥未多
民闕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為
政汲汲于學經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遺請于郡時守趙公
賢而文欣然從之尋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部使者亦嘉其意賢
其決米竟竟其志今之為邑旦夕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謹詞立至可謂難而
不問於法令無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謹詞立至可謂難而
用小邑作久廢時無歲美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
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
而多賢不易過故予樂為書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意
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足侯之望侯名貴宗進卿蓋石林先生之孫
云元陳旅安雅堂集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溫陵校官陳應麟馳書于旅
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于泮水之上惟綿薄

不足倚茲寵也。則晝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辰謁宣聖廟。願屋室凋敗。神物故闕。下視廊門。暨師弟子舍。皆缺惡墜漏滲。安弗嚴蓋。蓋因循不葺二十有年矣。謂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為傳舍。如嚮之為是官者乎。即以修興事。白郡侯。侯來。侯矍然曰。事孰有尚於此。當與子亟焉之。母使我。有既去之悔。乃召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衆設以壽費。既又曰。士廩薄。不可以大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萬於義者。於是其等咸欣助。官于學者。業于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像明倫堂。學正錄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築。宸地為堂。奎闕。齋所為廣廡。凡得祀者之祠。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蓋徒能以是為己責。而助之者。亦以為己所當為也。皆可書。敢用請于執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為物。至微也。而周流於日用之間。主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陋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為者。苟焉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

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魯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將于蒞者。蓋亦因脩泮宮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久。故老之存者。蓋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諗同志。清漳志。蓋革撰漳州府重建學記。國朝恢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祖宗以來。而臨漳有學在昭陵之世。于時重熙累洽。風化淳美。聲名文物之盛。比隆成周。禮樂興行。極治之辰。然天子方且貪賢育材。蓋培太平不拔之基。乃詔天下郡國皆置學。實慶曆二年歲在壬午也。學據州治之巽隅。是惟文明之地。溪流自丁以朝焉。卜之云吉。多士宜之。厥後崇寧癸未。徵廟詔推行三舍之法於天下。諸生益衆。爲郡者乃截講堂爲二齋。而以貢院聽事爲講堂。至大觀間。增養士至五百員。則又以迎恩驛分爲四齋。政和癸巳。移學州治之左。至宣和辛丑。罷舍法以科舉取士。率遵祖宗之舊。則學之遷蓋九年矣。自後連五榜。與鄉貢者。輒皆不中。春官之選。於是士子病之。謀復舊焉。時戶部貳卿李公彌遜。以獻猷闋直學士。知州事。教官余新葵。庠范侯。津率諸生以請。公忻然允之。乃以緡錢貳萬付士之有材幹者。自爲經營。基址仍慶曆之舊。規模惟政和之新。蓋建議

於紹興己未。經始於庚申。落成於辛酉也。由是累勝始復有登科甲者。革
 捕承州事之。范侯自延平來。始興學之職事。請記其事。革聞陰陽家者
 流。拘而多忌。儒生每吐言之。然自有龜筮以未。則有相方面勢之宜。盤庚
 遷都。周公營洛。皆其事也。美獨於潭學而疑之。抑嘗聞之。唐有周巽。本先
 主者。讀書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峰。其後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謂三十三
 人同得仙者。時君賢之。封天城山為名山。然則潭之儒學。蟬聯不絕。蓋
 有端緒。夫以周先生破天荒為儒學唱。而我朝累葉崇儒興學之盛。歷覽
 江山之勝。探夫地勢之雄。將見異才間出。為時髦傑者。肩摩踵接也。學之
 復舊歲餘一紀。殿堂屋宇之宏敞。雖煥然在目。而土木之役。以工計。與修
 造月日所當謹者。皆不可考。姑書其興廢之所以。儒學之源流。俾後之人
 識其梗槩焉。學之肇建。至是一百一十有四年。則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
 亥也。三月一日記。趙與旦撰。潭浦縣新學記。古者庠於黨。序於遂。縣
 之有學。倣古制也。曩長泰有學。初創于登科山之旁。以地窄迫。不足為士
 子歲修之所。遂移其學於祥光寺之東偏。自紹興楊公檄登第之後。未有
 續造。鄉者士子病之。載謀載惟。欲遷焉而未米。歲在紹定癸巳。邑有寓公
 李萬言。調洋鄉尉。葉惟寅。調番禺丞。爪戌未及。與陰陽家者相方面勢。得

縣治之左臂。乃縣之主山。良崗鐘其秀。峯然偉然。若蛟龍之蹕淵。祥鳳之
飛舞。是殆天有以獻其巧者。聞之邑宰清源陳公純仁。公俞其請。白之于
郡。朝謁夕報。遂與邑之士友相與并力。叶贊命匠鳩工。拓基肇址。磳峻而
夷。撤蔽而通。繩過而直。迺斷迺陶。迺墜迺腹。大成有殿。講席有堂。入直有
履。肄業有齋。中以啓門。面以擣星。庖湍垣墉。靡不具。修。胡蓋。繕事從
祀。百爾文物。彪列一新。釋菜而珍。佩檐如。絃誦而聲音琅如。屬役於是年
之季春。考室於明年之季冬。陳公適以秩滿歸三山。鄭公師中未試。邑今
又於門水鑿之以池。中累石爲梁。以其池水。舊傳古龍。後出泉之語。邑人
爭取。及之歲。率遇秋。詔殿庭之中。常兩桂子。自擊者莫不以爲祥異。且曰
是學之風水。必有盛事。驗於一紀來。而淳祐甲辰。郡之捷南宮者三人。邑
居其二。陳君謬立。龜占甲科。吳君過聘。聯名擢第。積年天荒。一朝而破。由
此已而距甲辰一紀之言。信乎不誣。迨丁未春。邑之瀛山張君漢傑。以國
學內舍前廊。擢名鼎甲。猗猗休哉。邑之士子榮達。何其闕於昔而獨盛於
今耶。雖曰學校陶成之功。人物穎秀之美。亦不可謂非學宮改建。地靈人
傑之驗也。予戊申視邑募萬修庠序之教。一日前廊職事貢士許興龍集
言於予曰。勸建所學。今餘一十五年矣。邑之士行將與今之長子孟鏐同

遊蘭省。所望以趾美嗣芳科名踵踵相接也。而學之記猶缺。恐後人無以知建學之由。屬予為記。余曰。與坦學製此邑。簿書之暇。凡可以加惠邑民者。無不留念。顧今邑學有此盛美。烏得沒其實邪。雖然。建學之制。新學之政。諸公已智及之矣。如曰。以此為言。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抑知其所以建學之指乎。蓋文章特末技耳。科第亦假途耳。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人是學也。盡思未若至闕里。若覲孔牆。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退而思之。為顏為曾者何人。歸而求之。為伋為軻者何人。必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如吾漳之高東溪。顏定蕭。聲名節槩。耿耿天地間。是則建學之意。亦余邑宰之所願望也。庶幾是學。不為徒建云。故此筆而為之書。宋朱晦菴集漳州龍巖縣學記。漳州龍巖縣學。皇祐初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為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為縣斗僻。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為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聞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為縣以來。今數

百斗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為史者未有以
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咸令於此乃能深以學化民為己任其志既美矣
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已之
士其庶幾乎乃為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
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
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休迫
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
區目前進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
求也二三子猶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
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
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
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未茂實大
聲聞將有自然不可倫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為二三子言之乎
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數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
其亦由是而勉稱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元程雪樓集漳州路重
建學記 其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為文公過化之地學宮禮樂他郡則